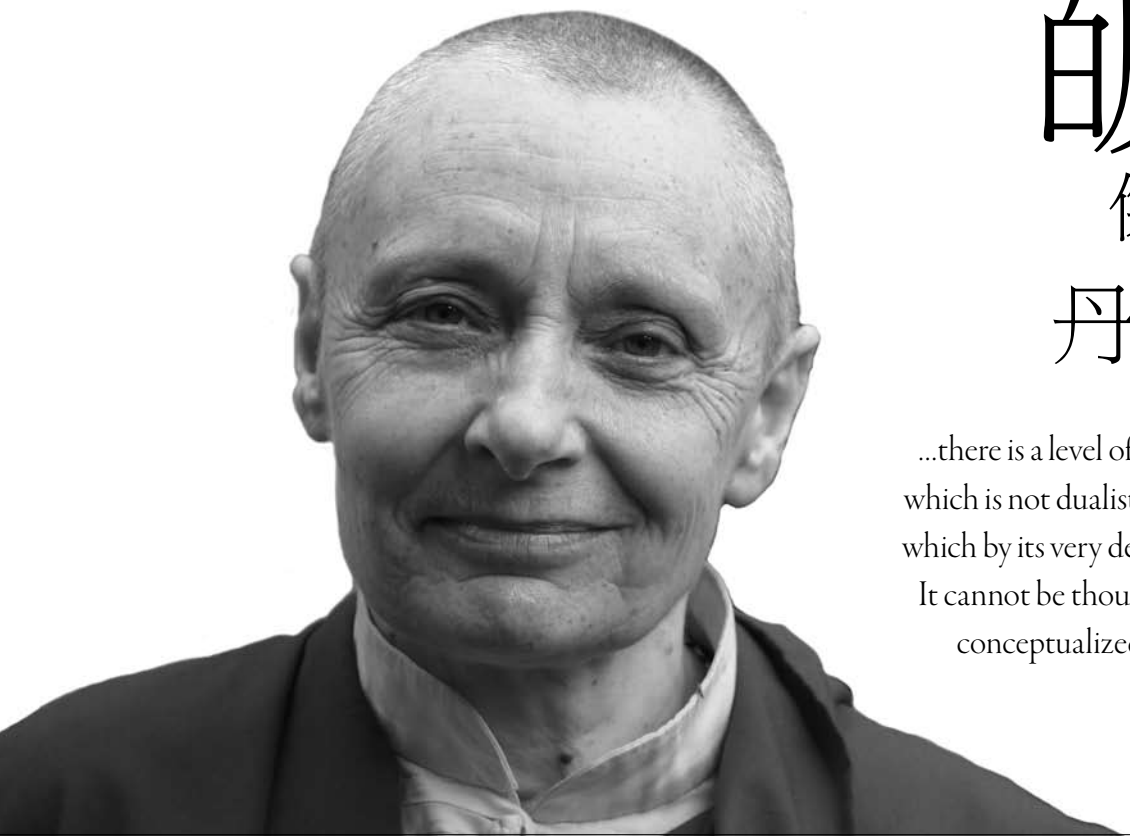
DIRETOR ESPIRITUAL:
H.E KHAMTRUL RIMPOCHE IX

CONSUMIDORES:
DR. KARAN SINGH
MAHARAJAH ANTERIOR DE JAMMU AND KASHMIR
DR. BHUPENDRA KUMAR MODI
FUNDADOR-PRESIDENTE, MEDCORP BUSINESS

GATSAL
教學

NÚMERO 21 BOLETIM INFORMATIVO DO NUNNERY DE DONGYU GATSAL LING AGOSTO 2008



皈依
傑尊瑪
丹津葩默

...there is a level of mind, of conscious being, which is not dualistic, which is not conceptual, which by its very definition, is beyond thought. It cannot be thought about and it cannot be conceptualized, but it can be realized.

如果我們將佛法的道路視爲一座寺院，爲了進入寺院，我們必需穿過前面入口。這個前門就是接受皈依的承諾。皈依意謂我們由某事逃離。我們由何逃脫呢？　現在，這世界充滿難民。難民正在尋求庇護。他們正從發生於他們國家的戰爭、敵人與天然災難中逃離，他們逃亡至某處，希望能給予安全與保護。所以在佛法中，我們都是難民。如果我們有任何意識，我們正尋求由環繞在生與死的問題、衝突和困難中逃離。特別是，我們正由五毒－貪、嗔、癡、慢、疑，擾亂自他，未調伏、不守規矩的心所產生的衝突中逃離。我們翺翔於我們所欲與所厭－老、病、死，產生的問題中。在這世界上有許多的問題。

我們在哪裡可以找到一個庇護？我們只能從究竟實相中找到庇護。這是唯一真確堅固的基礎。沒有任何事可與真實皈依相比擬的。在佛教傳統中，我們皈依佛陀、他的法教，與證悟這些法教的聖賢僧。何以如此？佛陀是2500年前，北印度的王子，他擁有任何所想要的事物。他有三座皇宮，以供每年三季所居，他有溺愛的雙親、美麗的妻子，甚至還有一位兒子，他擁有萬物。但是當他離開皇宮外出時，他看見病人、非常老的人及最後，一個屍體的場面。這對他是一個很大的揭露，因爲這些事，在他放蕩的一生中，已然隱藏。也許並未全然的隱瞞，但是他從未真正的思考這些事。

當我們年輕時，我們通常不會想到病、老與死亡。這些只發生在別處老的守舊者身上。我們並未想到，這些事也不可避免地發生在我們身上。這是病。不單是老人罹患恐怖的疾病，許多年輕人也同樣病的嚴重。既使我們免於死於壯年，並且免於生病，或我們生病但仍活著，接下來，我們將逐漸衰老。

佛陀曾開示，生命中有件事是必然的，那就是死亡。這是真實的－無論我們如何年長或年輕。我確信我們之中有些朋友，因車禍或某種意外，或某些致命的疾病，在非常年輕時去逝。誰能想到他們會去逝？但是我們都不知道。今天我們在此，明天我們離開。我們不會想：「我將再活三年、十年，然後我才會死。」誰知道我們何時會死？無人可知。只因爲今天我們還年輕與健康，並不表示明天我們不會死亡。我們不知道，我們之中，無人可知。

佛陀看到所有的這些，同時他看到這世界，人們因需要但求不得，取而代之的是他們經常得到不想要的，所導致的許多痛苦。諸如此類，他們是悲哀的。因此他思索著：「甚麼原因，何以致此？」因此，他離開了－他放下他的皇宮、他放下他的家庭、他放下所有的事情－並且，身爲印度的貴族，卻以乞丐的身分到處流浪。他去觀照所有痛苦的根源實相與克服之道。

經過六年不同種類的修持，在北印度比哈的菩提樹下，他的心經驗了全然的覺醒。他的心完全的開啓，並穿越多劫的時空。發生何事？那就是他證悟了他的人類潛力－我們皆具足，且一直與我們同在的一種潛力。那並非說他是神，而是，他只是凡人，他的心達到他的潛力。據說，我們對腦的使用率僅8%，其他的92%作何使用？也許用於保留所有的記錄。在經藏中曾記載，有次佛陀在叢林中，他隨意拾起一把樹葉，並問他的弟子：「我手中的樹葉與叢林中的樹葉相比，何者較多？」當然，他們回答：「您手中的樹葉如此稀少，叢林中的樹葉是無限量的。」佛陀回道：「這如同我所知的與我所教授你們的對照，

> ***...The Buddha said "Which is more, the leaves in the jungle or the leaves in my hand?...that is like how much I know compared to how much I'm actually telling you. What I'm teaching you is like the leaves in my hand, what I've realized is like the leaves in the forest." But he added "What I'm telling you is enough for you to become liberated. That's all you need to know."...***

我所傳授於你們的，如同我手中的樹葉，我所證悟的，如同森林中的樹葉。」但是他補充說：「我告訴你們的已足以讓你們解脫，這是所有你們應該知道的。」所以，像這樣具有全然解脫與全知的心的人，是值得皈依的，因爲很清楚地，他開啓了這條道路。

第二個理由是佛陀這個字，意謂「覺者」，這是究竟智慧、慈悲與清淨的至境。我們爲此皈依。我們爲自身內在的佛身潛力而皈依。我們都具有佛性。這代表在我們自身內，都具有圓滿的智慧、慈悲和清淨。但是被遮蔽了。然而，這與我們及所有眾生有關－不只是人類，還有動物、昆蟲及所有眾生。任何具有意識的都有潛力。也許需要長時間去除遮蔽，或也許發生在刹那間，但是我們都具有。因此，我們皈依存於自身－我們自己所有與生俱來的真實自性。

當我們皈依法，首先我們皈依佛陀的法教。佛陀證悟之後，他周遊北印度四十五載，與許多不同種類的人們開示－富人與窮人、在家人與出家人、男性、女性、年輕與老的人－許多這些教授已然記載。在藏文經典中，有108卷佛陀的教授。我們也同時皈依究竟實相的法－我們困擾的雲層與我們迷惑部份的真實相，以及我們親自照見的實相。究竟實相，同時存於外在與我們自身。這就是真實法，宇宙的法則。

我們皈依聖賢僧，因爲聖賢僧是已悟道者－已具有真實的經驗與證悟，無所緣的自性。如同我們都生病了，－我們因五毒的染污，貪、嗔、癡、慢、疑，病的非常嚴重。佛陀如同一位醫師，他說：「你生病了，但是你可以治療。」，然後他指定藥方。這個藥就是法。若只是念誦標籤或知道成份，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服藥，我們必須跟著治療，依循一個療程，我們可以痊癒。這些幫助我們，並照顧我們的就是聖賢僧。他們如同護士－他們照顧我們，他們幫助我們以正確的劑量服藥，並照顧我們直到完全痊癒。當我們痊癒之後，我們可以替代他們並照顧其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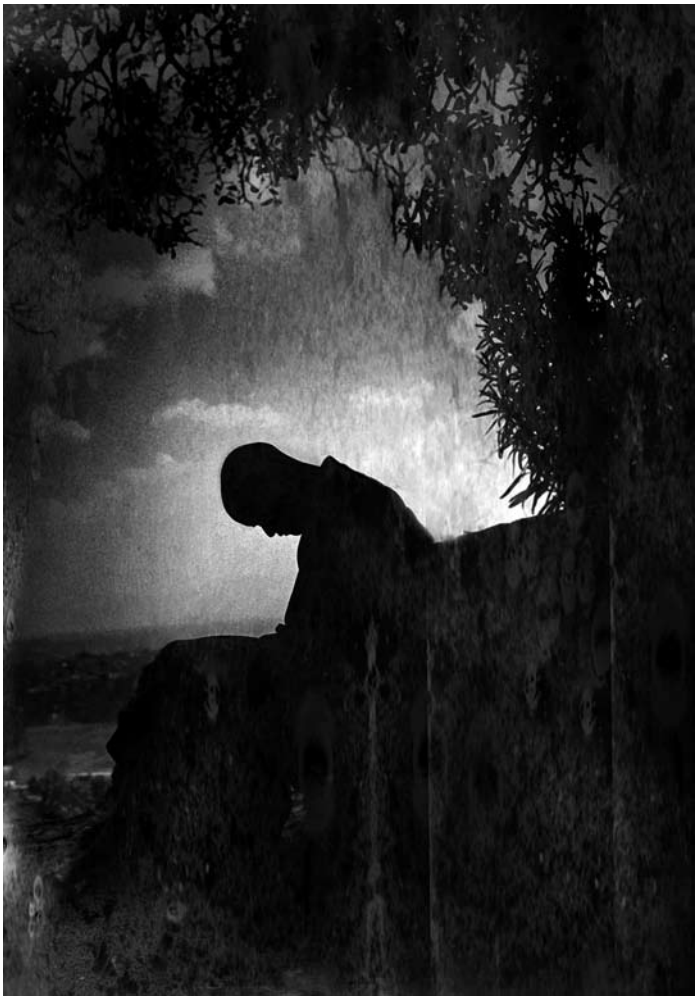
When the Buddha's attendant Ananda asked him if women were capable of liberation, he said, "Yes, of course women are capable of liberation." A woman's ability to attain spiritual freedom has never been denied. However the opportunity to attain this has often been lacking.

皈依的儀式，源起於佛佗住世時，由佛陀親自開啓。當佛陀周遊北印度時，他遇到許多人尋求他的建議。在許多開示的結行，請法者就說：「從現在直到生命終點，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在所有的佛教國家，這是非常古老的傳統。這是將心靈之道置於生命的重心的承諾。這個承諾是說：「從現在開始，我將轉變我的人生，成爲有意義。」因此，皈依是佛法之道的始步。

問題與回答

問：我的問題與近期我所聽到一些事情有關：佛教對女性非常不仁慈，同時他是以男性爲主的。能否請您對此表達意見？

答：坦白的說，直到最近－直到近100年－西方高級知識份子依然否定女性。無疑的，我的祖母，從未進入大學。既使是在愛德華時代，女性需要接受教育，以超越某些程度的觀念，並不見容於社會。直到二十世紀，女性的教育，才得以確實進行，所以，對女性而言，所謂缺乏的機會，不單屬於落後的東方。當佛陀的侍者阿難問他：「女性是否具有解脫的能力？」他說：「是的，女性當然具有解脫的能力，女眾達到精神自由的能力從未否定，然而，卻常常缺乏機會達到解脫」。



無論如何，在現代的世界，少數佛教的老師會說：「不，我們不將此傳授女性。」。在西方，我們都受過教育，我們有均等的機會，我們可以閱讀書籍，我們可以遇見老師。現今佛教的許多中心，實際上是由女性管理，不再有這樣的問題。在某些東方的

國家，很不幸的，仍然抗拒，它完全是以男性爲主的社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到佛教國家，如斯里蘭卡、緬甸或西藏，在他們的國家，女性是非常有權威的，相較於周圍的國家，當地女性是處於非常次要的地位。以西藏爲例：西藏女性是有權力的，她們是非常坦率的，也常常是重要人物，同樣見諸緬甸，女性也經營事業。她們根本不是見不得場面的人。她們是有權威的並在社會扮演要角。在佛教的社會，女性並不封閉－與異性的關係，她們是自在的，就其他社會而論，如印度與與儒教的中國，在佛教國家的女性地位是很好。對在家女性好，但對女性出家人並不都好。在何種社會使女性屈居於下？通常，此處境也是女性之咎－等同男性之過。女性屢次地使她們的伙伴伙伴屈居劣勢，又不鼓勵其他的女性大膽的跨出，超越一般的期望。它不盡然都是邪惡的男性之錯：女性也同樣很支持這個系統。例如，在印度，當一位女性結婚之後，必定害怕她的新家庭成員，不單是丈夫，甚至於是婆婆。

問：在心靈之道，我能否追溯父權制和性別歧視？對我而言，父權制如同墓穴，是心靈的疾病，就如你可以想到－二分之一人類的主觀意識是，其他二分之一稱另一二分之一方爲生而次等，或表現如同他們生而次等。可惜，在佛教中，並不具此清淨的見解，他是父權制系統的部份。能否請您針對佛教的進展，關於過去曾受染，現已不再污染的情事，給予堅定的解答。在某些方面，相反的，就我所見，有點像中世紀的時代的馬丁路德，當他看到苦惱的事會影響到他的心靈道路，就進而改革。對佛教而言，最重要的事是超越父權制。

答：這是很有趣的，現場有兩位很關心父權制的是男性！我認爲，真美好！問得好！是的，當然，在過去，這是一個大問題。但是在西方，有許多虔誠的女性關心精神事務。大多數前往聆聽講道的是女性，雖然現場也同樣有許多男性，這是好現象。是的，當然，這是非常可惜的，在過去，二分之一的人類歷程是被忽略的。因此，我們必須扭轉乾坤，我們盡己所能。在西方，許多佛法圈子，這個情形並未出現，除了許多教師是男性，而許多女性也更喜歡這樣。近幾年，在東方，在佛教圈，被忽略的女性與出家女眾，自覺意識已出現。在某些國家如臺灣與韓國，出家女眾受過良好教育，並常常主辦活動。在臺灣，有些最著名的人物是女性與出家女眾。在這些國家，並沒有性別歧視的問題。在東南亞國家，仍然有許多不平等。但是這個問題現在正在討論與思考。以往，從未察覺這是一個問題。

問：我要請教您有關證悟，以及它對您的意義。對我而言，我覺得證悟是當下一剎那－在覺知中的增長意識－一種美麗的意識。也許，您能論及證悟與它的意義。

答：在當下，不具任何概念的念頭，是好的進展。這是很有用的。但是，就其本身而言，這不是證悟。當然，證悟的名詞是我們藉由表達的一種方式，我個人偏好稱爲領悟。一個領悟的心是他已直接見到心的究竟本性。我們的心通常非常二元化的。我試著用最簡單的表達使您了解。我看一隻手錶。這裡有主詞、動詞和受詞。因爲我的心是受制約的。當我們思考時，我們總是用概念、意見、條件和形態思考。但是有一種境界的心，有意識的眾生，並不二元化，並不具概念，在完全的定界中，超越思維。它是不可思議、是無法概念化，但是可以被瞭解。諸如此類，這些領悟、這些領會的剎那、心的絕對自性，通常如靈光一閃。所以，當這個念頭增加，靈光一閃的次數與時間延長時，終於，非二元的剎那覺醒，將會持續的且不間斷。證悟是不同境界的覺知，是我們都具有，且是我們的真實自性。